

# “神韻藝術團”在韓國遭封殺 是對“法輪功”政治化演出的有力回擊

【正義真相】據韓國網站“宗教與真理”2025年3月19日報道，“法輪功”邪教組織旗下的“神韻藝術團”在韓國的演出遭遇了重大挫折。

韓國某藝術會館對“法輪功”邪教組織旗下的“神韻藝術團”作出“不再受理演出場地租賃申請”的決定，理由是該演出被判定具有邪教性質和政治目的。這一事件猶如一記響亮的耳光，重重打在試圖以藝術之名行邪教之實的“法輪功”臉上。當舞蹈演員在舞台上展開宣揚邪教教義的橫幅，當藝術表演淪為政治煽動的工具，這場所謂的“文化盛宴”早已背離藝術的初衷，暴露出其作為邪教喉舌的猙獰面目。



▲“神韻演出”充斥著“法輪功”教義宣傳

“神韻藝術團”的表演從來不是單純的藝術呈現，而是精心包裝的政治傳銷。從舞台設計到節目編排，處處充斥著“法輪功”的邪教符號和反華謠言。演員們在舞蹈中刻意醜化中國形象，編造所謂“迫害”場景，甚至在演出高潮展開“法輪功”非法宣傳品，將藝術殿堂變成了邪教的傳播場。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行徑，不僅褻瀆了藝術的純粹性，更將觀眾的審美體驗異化為政治洗腦的過程。正如會館負責人所言“我們拒絕涉及政治內容的演出”，藝術場館對“神韻演出”的拒絕，正是對這種文化綁架的有力回擊。

“神韻藝術團”的演出本質是“法輪功”的斂財工具與洗腦機器。為了維持這場虛假的藝術狂歡，“法輪功”以各地所謂“大法協會”攤派分擔、壓榨演員勞動、高價出售門票、欺騙性宣傳的方式斂取觀眾錢財。更惡劣的是，他們利用藝術的外衣掩蓋邪教本質，吸引不明真相的民眾，尤其是未成年人，在潛移默化中灌輸“法輪功”的歪理邪說。那些被迫觀看暴力場景的孩子，那些在不知情中接觸邪教宣傳的觀眾，都成了“法輪功”邪教宣傳的受害者。這種對藝術倫理的踐踏、對觀眾權益的漠視，充分暴露了“法輪功”反人類、反社會的本質。



▲美國華人抵制“神韻演出”

由於“神韻演出”挾帶政治宣教和邪教私貨，世界多地發生拒絕“神韻演出”的情況。

2010年1月27日至31日，擬在香港演藝學院演出的“神韻晚會”，因為6名技術人員沒有通過入境簽證而落空。

2010年2月，羅馬尼亞國家青年宮取消“神韻巡回藝術團”在該劇場的租賃合同。

2010年5月，原定於當月28日在烏克蘭奧德薩音樂喜劇學術劇院的“神韻演出”被叫停。

2010年5月27日，烏克蘭“民主國家的異端與社會”網站(Kultam.net)刊載報道稱，摩爾多瓦政府禁止“神韻演出”，並就禁止原因作了重點分析，明確指出，“神韻演出”真實目的是反華宣傳和對人們實施精神控制。原定於5月25日至26日在季申涅夫(摩爾多瓦首都，譯注)國家大劇院的“神韻演出”已被取消。

2012年5月1日，美國裏士滿當地時尚周刊網站(styleweekly)發表了弗吉尼亞州聯邦大學舞蹈藝術團監制、副主席Lea Marshall的署名文章，文中稱由於神韻在其他地方所引爭議太大，因此取消了在裏士滿的演出。

2020年2月3日，據“今日西澳大利亞州網”(Watoday.com.au)報道，“神韻藝術團”租賃州立劇院英皇劇院(His Majesty's Theatre)進行表演的申請，遭到西澳大利亞州“珀斯劇院基金會”拒絕。

2020年2月12日，據韓國媒體“宗教與真理”報道，韓國大田市政府為防止新型冠狀病毒蔓延取消了“神韻藝術團”的演出。緊接著韓國河南、春川等市對“法輪功”的“神韻”公演共計9場均已取消。而此前“法輪功”“神韻藝術團”對韓國“宗教與真理”雜誌社提起的訴訟，要求禁止該雜誌社對“神韻演出”的妨礙行為，其結果遭到了法院判決一一敗訴。



▲韓國“朝鮮日報”“中央日報”“國民日報”報道

## “神韻藝術團”違規公演與敗訴事件

2020年4月初，“神韻”計劃在丹麥第三大城市歐登塞的Odeon音樂廳演出，但當地“法輪功”組織收到了Odeon劇院的一封電子郵件，稱劇院已經預定出“神韻”擬演出那兩天的商務會議。



▲韓國市民認為“神韻演出”就是場邪教演出

2023年2月18日，據韓國網站“宗教與真理”報道，“法輪功”邪教組織所屬“神韻藝術團”計劃本年度在韓開展巡回演出，2月2日原定在釜山舉行的演出，因遭韓國各界強烈反對，被當地政府勒令禁演。

這次“法輪功”邪教組織向韓國釜山市政府提



▲“神韻演出”海報在美國被人貼上有實名例證的黑幕文字。圖源：社交媒體X平台

交的演出申請之所以未通過，就是因為“神韻演出”掩蓋了它屬於“法輪功”的事實，是誑騙、戲弄和毒化觀眾的邪教表演。眾多韓國市民在街頭抵制“神韻演出”，反對“法輪功”邪教組織在韓進行“神韻演出”。

釜山市政府表示，此次演出不予許可，並勒令“神韻藝術團”取消原有演出計劃。

“神韻藝術團”所面臨的困境，折射出“法輪功”在國際社會的日益孤立。近年來，隨著“法輪功”邪教本質不斷被揭露，越來越多國家和地區對其活動採取警惕和限制態度。從俄羅斯禁止“法輪功”在其境內活動到越南對“法輪功”邪教違法活動依法嚴肅處理，從澳大利亞廣播公司制作揭批“法輪功”邪教紀錄片到美國《紐約時報》曝光“神韻藝術團”長期對演員實施精神虐待和操縱，國際社會對“法輪功”的認知逐漸清晰。此次韓國藝術會館的決定，再次證明謊言終究難掩真相，邪教的政治操弄終將被揭穿。“法輪功”試圖通過藝術滲透洗白自身的幻想，在現實面前徹底破滅。



▲國外街頭遺留的“神韻”傳單(紫色)垃圾場景

面對“神韻藝術團”的遭遇，我們更應警惕邪教對文化領域的侵蝕。在全球化時代，文化交流本應促進文明互鑒，但“法輪功”邪教組織卻將藝術工具化，試圖通過文化輸出傳播仇恨與謊言。這警示我們，必須築牢文化安全防線，警惕任何借藝術之名行意識形態滲透之實的行為。同時，也呼籲國際社會攜手合作，共同抵制邪教對文化領域的污染，維護藝術的尊嚴與人類的精神淨土。

“神韻藝術團”在韓國的碰壁，是正義的勝利，也是對所有邪教組織的警示。藝術的光芒不應被邪教陰霾所遮蔽，人類的精神家園不容邪教玷污。當“法輪功”的謊言在藝術殿堂被揭穿，當越來越多的人認清其邪教本質，我們堅信，這個靠謊言恣虐維持的非法組織，終將在正義的陽光下徹底覆滅。讓我們共同守護藝術的純粹性，讓文化真正成為連接人類心靈的橋梁。

作者：松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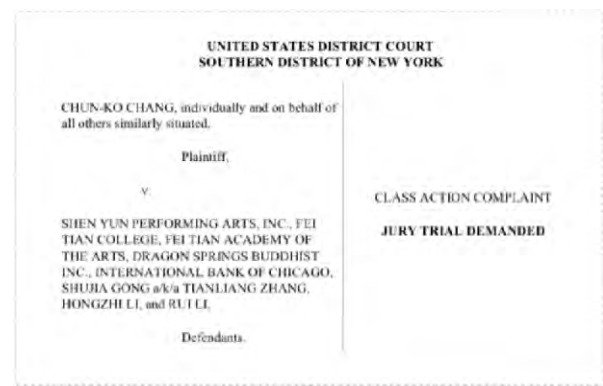
積善之德，福有攸歸。請把閱後的《正義真理》版轉贈他人，提防法輪功害人。

# 前“神韻”演員為何狀告李洪志等人 (上)

【正義真相】2024年11月，前“神韻”舞蹈演員張郡格代表她本人和其他受害人，集體在美國紐約南區聯邦地區法院（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）向“法輪功”旗下的“神韻”“龍泉寺”“飛天藝術學校”“飛天大學”以及與“法輪功”創辦且有生意勾聯的“芝加哥國際銀行”、李洪志及其妻子李瑞、龔澍嘉（藝名章天亮）等提起訴訟，尋求損害賠償。起訴書中指控其強迫童工勞動，對演員實施精神虐待、威脅、控制及身心傷害行為，薪酬不公與勞動剝削，共謀招募、窩藏、運輸、獲取販運勞動力並從中漁利等。中國反邪教網現將起訴書摘譯並分三部分刊出，文中小標題係譯者歸納添加。本部分主要講述“神韻藝術團”存在的童工及精神虐待演員黑幕。



▲前“神韻藝術團”舞蹈演員張郡格。圖源：紐約時報



▲張郡格訴訟書截圖

## 一、強迫童工勞動

“神韻”精心設計一套嚴密運營機制，旨在招募弱勢群體，將他們困在一個受到全方位監控與管理的封閉環境，並通過多種控制和脅迫手段強迫他們進行長時間、高強度的艱苦工作。“神韻”的這些控制手段，就是為了推動其自身的低成本運作，使他們能從表演者無償或低薪勞動中榨取巨額利潤。

李洪志及其妻子李瑞打造了一個戒備森嚴的場所——“龍泉寺”，這裡不僅是他們的個人居所，更是“神韻”“飛天藝術學校”（Fei Tian Academy of the Arts）以及“飛天大學”（Fei Tian College）的指揮中心。“神韻”依托“龍泉寺”這一基地運作。“龍泉寺”內設有“神韻”的全部行政和排練設施，以及兩所表演藝術寄宿學校：“飛天藝術學校”和“飛天大學”（兩者在訴訟中均為被告）。李洪志在運營“神韻”的過程中，將目標鎖定在年僅十二歲的兒童身上。他們招募這些孩子成為“神韻”的舞者，並讓他們居住在“龍泉寺”內。美其名曰是為了培養中國古典舞的未來之星，聲稱“十五歲到二十歲是舞者的黃金年華”。然而，他們之所以選擇兒童，是因為這些孩子從小就被剝離了家庭環境，完全依賴於“神韻”來滿足他們的基本需求，從而更容易被操控和洗

腦。許多送孩子來“龍泉寺”的家庭並不住在美國，除了“神韻”外，這些孩子在美國沒有其他聯繫人。由於“龍泉寺”內嚴密的監控和限制，這些被送來的孩子幾乎無法與外界取得聯繫。



▲隱藏在密林深處的“龍泉寺”。圖源：澳大利亞廣播公司

“神韻”還恬不知恥地向那些家庭承諾，會讓他們的孩子進入所謂的“飛天大學”就讀。所以，信徒家長天真地以為，將孩子送到“龍泉寺”，李洪志就會保護他們的孩子，能夠確保孩子及全家的“福祉”，還能為孩子提供教育和升學機會。然而，一旦這些孩子離開家庭，就會被卷入一個幾乎涵蓋生活各個方面的嚴密控制體系之中，他們被迫進行長時間、高強度的勞動，而報酬卻微乎其微，甚至沒有報酬。

“神韻”以所謂的教育目的為名，行強迫童工勞動之實。據稱，“神韻”舞者大多是被以就讀“飛天藝術學校”或“飛天大學”的名義誘騙而來的，實際上，這兩所學校不過是“神韻”用來掩蓋其強迫勞動罪行的華麗幌子罷了。它們打著教育的幌子，實則是為了讓“神韻”能夠堂而皇之地榨取童工的剩餘價值，還不用擔心外界的審查與質疑。

自2008年以來，所有到達學校的孩子都是以學生的身份被“錄取”的，年齡均在18歲以下。“飛天藝術學校”，成立於2007年3月，自詡為一所可以接納6至12年級學生的寄宿制中學。在2024-2025學年，“飛天藝術學校”約有169名學生。“飛天大學”，成立於2011年6月，自稱提供學士學位和碩士學位課程。這兩所學校主要是為“神韻”輸送舞者。在2023-2024學年，“飛天大學”約有139名學生。

如果說它們之前曾有過關於教育的承諾，那簡直就是一場徹頭徹尾的騙局，教育資源的匱乏程度令人咋舌。這兩所學校所謂的正規教育，少得可憐，簡直視學術標準於無物。它們沒有課程，沒有教材，只有一張嚴格的時間表，讓學生們每天花費多達16個小時甚至更多時間，進行舞蹈訓練和“法輪功”邪教教義的洗腦習練。這些學校的學生，幾乎都被打造成了“神韻”的表演機器，每年演出季，他們都要為“神韻”獻上精彩表演。從“飛天藝術學校”招募的舞者中，年齡最小的僅11歲。前“神韻”舞蹈演員張郡格就現身說法，她提到從“飛天藝術學校”的中學到“飛天大學”的“升學”過程，幾乎完全是在她不知情的情況下安排的。哪怕她的學業成績爛得一塌糊塗，“神韻”也能妙手回春，讓她的成績單看起來光鮮亮麗。

這些舞蹈演員剛踏入校門沒幾個月，就會被安排加入“神韻”巡演。例如，2009年9月，13歲的張郡格剛抵達紐約，當年12月，她就已經在紐約的無線電城音樂廳參加“神韻”演出了。所有舞者都是在童年時期，仍然是“飛天藝術學校”的學生時，“神韻”就開始讓他們參與表演了。並且，舞者在巡演期間不參與任何實質性的學術學習。雖然，他們在巡演途中會得到平板電腦，但里面沒有

課程、沒有老師，更沒有任何書籍來指導他們。更慘的是，舞者在巡演期間得到的平板電腦無法連接互聯網，因此他們更無法與家人溝通或訪問外界。

總體來說，這些舞蹈演員的日程安排幾乎完全由“神韻”一手操控。無論是在巡演的路上，還是在“龍泉寺”的排練場，他們都得乖乖聽話。不變的是，“神韻”就像個貪婪的吸血鬼，強迫舞者沒日沒夜地進行大量工作，無論是在觀眾面前的舞台上，還是在“龍泉寺”的排練中。舞者之所以遵守這種嚴苛的日程安排，是因為“神韻”那套恐怖的控制體系，他們心里清楚，要是拒絕，等待他們的將是無法想象的嚴重後果。

## 二、對演員實施精神虐待

李洪志在“神韻”和“龍泉寺”據點中，自詡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。他與同夥向無辜且年幼的舞者灌輸恐怖思想，如果違抗李洪志的意志，便會失去他的保護，被人們排斥、孤立，名譽掃地，乃至身心遭受雙重摧殘。

“神韻”將表演者推向身體和精神的極限。李洪志及其幫兇自小便向這些表演者灌輸恐懼，聲稱拒絕承認其權威之人，必將遭遇疾病纏身、自殺、車禍等種種不幸，乃至背負上道德污名，遭受世人唾棄。更為荒謬的是，李洪志竟宣稱，只有他們精心編排的“神韻演出”，才能拯救觀眾免於即將到來的世界末日之災。這一荒謬言論在所謂的課程中反覆被強化，如同洗腦一般，讓舞者們背負上沈重的責任感，同時滋生了對外部世界的無端猜疑與敵意。表演者們明白，他們是在李洪志的指示（威脅）下進行表演的，因此，他們對待每一場演出都抱持著近乎病態的嚴肅態度。於是，表演者們將自己推向身體和精神的極限，部分原因是他們害怕不服從的後果。

所有表演者每周只允許與父母通一次電話。並且他們受到警告，每次電話都處於“神韻”嚴密監控之下，不允許談論學校或“神韻”的負面言論，否則他們就會立即發現。李洪志還告訴表演者們，不要向家人透露“神韻”的真實情況，過度依賴父母只會帶來傷害，只允許他們向父母報告所謂的“開心事情”。

“神韻”還通過公開羞辱和公眾排斥對表演者進行精神虐待，迫使他們順從。他們執行一種扭曲做法，即任何敢於挑戰李洪志權威或被視為不服從的人，都會受到集體批判，並且面臨嚴重聲譽損害。李洪志及其同夥會召集“龍泉寺”內的所有人（超過百人），舉行所謂的集體批判會議，公開羞辱那些被認為違反其指令的個體。在集體批判會議上，受害者被強迫上台，面對眾人的目光，接受李洪志、李瑞夫婦的輪番斥責。隨後，低層管理人員也會站出來，對違規者進行訓誡，常常用李洪志給了大家一個大好機會，這些行為是對他的背叛等荒謬言論來施壓。在眾目睽睽之下，違規者被迫道歉，即使很多時候他們並沒有犯下所謂的過錯，也感到別無選擇，只能屈服。道歉之後，眾人被分散到不同的教室，進行小組討論，進一步對違規者的缺點進行剖析，並在小範圍內再次斥責他們。更為惡劣的是，“神韻”還會在演出結束後，抓住舞者的細微失誤，將這些失誤定性為道德上的缺陷，並在同伴面前公開羞辱他們。甚至有一次，一個年僅13歲的表演者僅僅因為看了動漫，就遭受了集體批判的殘酷對待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作者：孟琪（編譯）

積善之德，福有攸歸。請把閱後的《正義真理》版轉贈他人，提防法輪功害人。